

皇清經解



皇清經解卷四百三十四中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 賜 著

夏書

五子之泣

大康戶位以違厥德厥後黎民咸謂乃變遷無道故于有洛之表十
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至于河厥躬五人偕謀以從桀于洛
之汭五子咸怨違大禹之政以作歌詩文與通鑑五子作桀又身好樂
傳曰戶主也主以尊位為憂懼不勝憂其無聞民有二三心洛之
表水之南有窮國焉羿因民弗忍大康不待入國遂滅之御
衛也而印其國名在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過遷于東有故曰



皇清經解卷四百三十四中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

鳴盛

著

所錢文
有物那

夏書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
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僕于洛
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釋文曰逸又作佻豫又作忼盤
或作樂羿五計反後胡細反

傳曰尸主也主以尊位為逸豫不勤喪其德則眾民皆二心洛之
表水之南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于河不得入國遂廢之御
侍也疏曰襄四季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故曰
有窮國名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為先王

仁
478
112

皇清經解

卷四百三十四

王光祿尚書後案

庚申補刊

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并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彈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要帝嘗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人名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于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康立仲康也五子啟之五子太康之弟

辨曰真古文逸篇本有五子之歌遭亂亡失此篇王肅輩偽撰故舛謬甚多卽以此節考之序曰太康失邦不言失邦爲何離騷啟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注言太康不遵禹啟之樂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居閭巷失尊位也墨子非樂篇云于武觀曰啟子淫溢

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奕奕章聞于天是太康失邦以淫樂不以久畋其謬一也襄四季晉魏絳對晉侯和戎之事云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此乃截半句法蓋魏絳將諷晉侯好田因論和戎乘便欲引羿好田亡國事以爲戒晉侯怪其方論和戎忽及后羿其言不次故不待其辭之畢遽問曰后羿何如于是魏絳不便復引原文但敘述其事以對云昔夏之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淫于原獸寒浞虞羿于田羿將歸自田殺而烹之其下又引虞箴云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思其麀牡是則魏絳之言始終欲引羿好田亡國以爲戒有窮后羿原文之下其辭雖不可知以理推之

必是言羿好田之事必不但有因民弗忍云云而已乃僞撰者欲實太康罪狀而未之考一時無措于有窮后羿句下竟

無羿事反取羿之田移之太康之身其謬二也

或疑有窮后羿在五子之

歌爲夏書與夏訓小別安知非各見者不知僞撰者正據夏訓爲夏書也篇中一則曰皇祖有訓再則曰訓有之其以夏左傳亦云夏訓夏書

再攷墨子所謂武觀武五通武觀卽

五觀五觀卽五子以其封于觀故稱五觀水經注九卷淇水又屈逕頓丘縣故城鹵古文尙書以爲觀地矣蓋太康弟五君之號曰五觀者也逸周書卷六嘗麥解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以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畧五子武觀也彭壽彭伯也汲郡古文云帝啟十一季放王季子武觀于鹵河十五季武觀以鹵河叛彭

伯壽帥師征鹵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五觀也國在今頓丘

衛縣紀季晉人僞撰不可盡信而此條則與逸周書合當是

也

漢志東郡有畔觀縣蓋以嘗畔故名魏世家惠王三季齊敗我觀津徐廣亦曰觀今衛縣

蓋五子封觀

作亂被伐來歸其後又導太康以淫樂故王符潛夫論五德志篇云夏后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當日情事實是如此昭元季傳夏有觀扈商有姚邠周有徐奄楚語士亶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注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王應麟駁韋說云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豈朱均管蔡之比應麟爲晚晉僞古文所惑信其所可疑故反

疑其所可信而不知韋說確不可易也漢書古今人表啟三兄弟五人號五觀列下中則已在下愚之列矣五子之歌必是史臣記五子淫樂致亡之事而豈五子所作之歌乎其謬三也

其一日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辨曰下子圖馬通爲一音古音也下讀若戶馬讀若姥與唐宋以下讀全別亦古音也此人在魏晉閒故猶知古音但用韻大覺稀疎十五句中僅有五韻末二句并無韻則非矣

傳曰皇君也君祖禹有訓戒近謂親之下謂失分三失過非一也不見是謀備其微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懷危貌朽

腐也腐索馭六馬言危懼甚疏曰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元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四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言之

辨曰周語單襄公引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韋昭注民可以恩意近不可高上上陵也上讀上聲今乃改爲下不知其上文云夫人性陵上者也又云獸惡其網民惡其上下文云卻至在七人下而欲上之其有七怨則此句必當作上不當作下僞作者不過圖叶韻耳淮南子泰族訓國主之有民

也猶城之有基本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長則土寧

又辨曰晉語知襄子戲韓康子知伯國諫曰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說苑卷五貴德篇引此事作智果諫智襄子知果殆即知伯國也左傳成十六季晉卻至獻捷于周驟稱其伐單子曰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五子譏太康之言而專與春秋內外傳中譏晉臣之言相複亦必無之事

又辨曰淮南子說林訓君子居民上若腐索御奔馬說苑卷七政理篇亦云子貢問治民孔子曰懷懷焉如以腐索御奔馬

亦見家語卷二致思篇

晉人采取甘語以入此篇但改奔馬爲六馬

則大謬矣續漢書輿服志劉昭注引其文而辨之云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侯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易京氏春秋公羊氏說同許慎從之毛詩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鄭康成駁異義從之史記曰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今夏書言六馬其僞顯然

逸周書王會解天子車立馬乘六王應麟補注云五子之歌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多言天子駕四應麟據逸周書以證五子之歌六馬爲是似可信但據駁異義則鄭意以古無六馬之制此論自不可易再攷莊子逸篇云金鐵蒙以大縹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荀子修身篇云昔者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又議兵篇云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李斯列傳云二世曰人生居世閒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白虎通云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于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云天子駕彫軫六駿駁又云六元蚪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蔡邕獨斷法駕上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馬六馬之制不但秦漢有之且起于晚周逸周書未必盡周初史臣所記或有晚周人附益者故有六馬之文但斷不可移之夏初耳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傳曰作爲也迷亂曰荒

辨曰越語范蠡曰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傳曰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下四方疏曰世本帝堯爲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攷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爲天子不言封于陶唐陶唐二字或共爲地名未必如昭言也天子王天下非獨冀州一方故以冀方爲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

辨曰哀六年左傳孔子論楚昭王不祭河神事引夏書云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家語正論解與左傳同未嘗改其行爲厥道僞作古文者旣以已意改厥道而又刪帥彼天常一句又改乃滅而亡爲乃底滅亡左傳杜注云謂夏桀也彼疏云此在夏書五子之歌第三章賈服孫杜皆不見古文以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惟王肅云太康時王肅注尙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愚按賈服諸大儒竝以爲夏桀豈不足據疏雖云王肅云太康時但肅注家語仍云謂夏桀疑皇甫謐妄摭入五子之歌又妄改肅書注耳且此章之體句句用韻若作厥道則何獨無韻已屬非是至文十八年史克曰傲很明德

以亂天常則天常乃古語刪此一句便覺無力尤妄也又太康見拒尙未滅亡故復改之以爲其勢將至滅亡欲以此遷就其說皆非也

又辨曰此疏引韋昭說以陶唐爲兩地猶湯之殷商韋說是也漢書臣瓚注云堯初居唐後居陶故曰陶唐許慎說文云

陶再成丘也在沛陰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夏書東至陶丘陶丘有堯

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蓋先封唐後居陶也此疏駁韋

說而以陶唐爲一地非也堯封唐即晉陽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即杜預釋例所云晉大鹵太

原大夏參虛晉陽一地六名者後爲天子都平陽即今平陽府見鄭康成詩唐譜又居陶卒于陶陶唐者綜其始末稱之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辨曰有音以與祀爲韻古音也

傳曰典謂經籍則法貽遺也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

平則官民足言古制有而太康失其業以取亡疏曰關者通

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律麻志云二十四銖爲兩

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是石爲稱之最重以石

而稱則爲重物故金鐵曰石言絲縣止于斤兩金鐵乃至千

石舉石而言之則所稱之物皆通之也傳取金鐵重物以解

言石之意非謂所關通者惟金鐵耳米粟則斗斛以量之布

帛則丈尺以度之惟言關通權衡則度量之物懋遷有無亦

關通矣舉一以言之耳衡石所稱之物以供民之器用其土

或有或無通使和平也費氏顧氏等云通金鐵于官官不禁

障民得取之以供器用器既具所以上下充足以金鐵皆從

石而生則亦石類故漢書五行志石爲怪入金不從革之條費顧之義亦得通也

辨曰周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緡均王府則有韋昭注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此解與傳疏迴別左思魏都賦關石之所和均財賦之所底慎亦用韋解惟李善引賈逵國語註關通也此說似是僞孔傳之所本

其五曰嗚呼曷歸子懷之悲萬姓仇子子將疇依鬱陶乎子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傳曰仇怨也鬱陶哀思也顏厚色愧忸怩心慙疏曰桓二年傳怨耦曰仇故爲怨也孟子稱舜弟象見舜云思君正鬱陶

鬱陶精神憤結積聚之意故爲哀思詩云顏之厚矣羞愧見于面如面皮厚然忸怩羞不能言心慙之狀

辨曰閻若璩云爾雅釋詁篇鬱陶繇喜也郭璞注引孟子曰鬱陶思君禮記曰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卽繇也邢昺疏皆謂歡悅也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又引孟子趙氏注云象見舜正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詭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又引下檀弓鄭注云陶鬱陶也據此則象曰鬱陶思君爾乃喜而思見之辭故舜亦從而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孟子固已明下註脚曰象喜亦喜蓋統括上二段情事其先言象憂亦憂特以引起下文非真有象憂之事大凡凶惡之人僞爲憂尙易僞爲喜實難

故象口雖云然而色則否趙氏注一段頗爲傳神僞作古文者一時不察并竄入五子之歌中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不特敘議莫辨而且憂喜錯認尙可謂之識字乎廣韻云陶喜也薛君韓詩章句云陶暢也從不作憂字解廣韻又云鬱氣也又悠思也亦不盡作憂鬱解又攷禮記檀弓疏云陶者鬱陶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言人若外竟會心則懷抱欣悅但始發俄爾則鬱陶未暢故云斯陶也爾雅云鬱陶舒喜也何允云陶懷喜未暢意也孟子曰鬱陶以思君又云陶斯咏者鬱陶情轉暢故口歌咏之也然則鬱陶爲喜非憂可知國語晉平公欲殺豎襄叔向曰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顏乃趣赦之注曰忸怩慙貌此忸怩亦記者敘事之詞不入口氣與孟子一例乃知五子之歌中曰顏厚有忸怩其謬顯然

允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允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允后承王命徂征

傳曰羿廢太康立其弟仲康爲天子仲康命允侯掌王六師爲大司馬義和舍其職官還其私邑以酒迷亂不修其業徂往也就其私邑往討之疏曰羿距太康于河廢之仲康不能殺羿必是羿握其權知仲康之立羿立之矣計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仲康必賢于太康但形勢旣衰政由羿耳羿在夏世一代大賊傳稱羿旣篡位寒浞殺之浞滅夏后相相子少康始滅浞計羿浞相承向有百載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疎矣

辨曰金履祥鄒季友輩謂仲康非羿所立蓋夏都安邑在河北太康爲羿所距遂居河南陽夏宋開封之太康縣也崩弟仲康立崩子相立羿但據冀州河北之地不臣于夏未必執夏政柄後羿爲寒浞所弑相又自河南遷河北帝乙未濮州也後又爲寒浞之子澆所弑夏遂中絕至少康復興其本末如此然則仲康之立亦在河南非羿奉之于安邑故都也後儒誤認羿奉仲康于安邑遂疑此篇爲羿挾天子之命反疑羲和爲忠于夏者不知仲康繼立于河南羿自僭立于河北儼若敵國允征之命特仲康勢弱不能遽討羿先翦其羽翼耳然則傳疏謂羿立仲康而握其權皆非也

又辨曰鄭注書敘允爲臣名傳以爲國名今此言允侯明允之爲國欲以見鄭之非也竹書紀年與僞古文合不足信也

又辨曰越語宮中之樂無至酒荒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傳曰徵證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訓爲世明證所以定國安家君能慎戒臣能奉有常法修職輔君君臣俱明

辨曰襄二十一年晉祁奚因叔向被囚語范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杜注詩周頌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于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書逸書謨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定安之謀鮮過有謨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杜

注甚明今允征之文以勳爲訓古書每多異文一字牴牾似無可疑而吾則以爲此經必是本作勳非祁奚所改作訓者直是僞撰允征人之意耳蓋祁奚竝引詩書縱使以訓爲勳亦必不以書爲詩惠訓二字原以解詩苟如今允征則反當以解書矣明係僞撰者因作訓方與罪狀義和文義相合遂併左傳惠訓之訓字竊入之而不自覺其大露破綻也

說本梅鷟

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傳曰適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官衆衆官更相規闕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諫失常疏曰周禮小宰云正歲帥理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

者國有常刑宣令之事畧與此同此似別置其官非如周之小宰名曰適人蓋訓適爲聚聚人令之故以爲名也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爲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敎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敎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于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今云木鐸故云所以振文教也

辨曰襄十四季師曠引夏書曰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周禮之正歲卽夏書之正月二代禮同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

釋文曰俶本又作併亦作叔同尺六反

傳曰顛覆言反側沈謂醉冥失次位也倣始擾亂遐遠也紀謂時日司所主也

辨曰詩抑篇顛覆厥德荒湛于酒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齊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傳曰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卽日食可知凡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責上公瞽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齊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衆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義和主其官而無聞知于日食之變闇錯天象昏亂之甚于犯也疏曰昭七季左傳士文伯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日月俱右行于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

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謂之辰一歲十二會爲十二辰卽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房也故爲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于大火之次釋言云集會也日月當聚會共舍今日月不合于舍則是日食也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卽不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爲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爲大火言辰在房星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于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于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歷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以知之非能舉目見之君子愼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文十五季左傳云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預以爲伐鼓于社責羣陰也此傳言責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北牖下答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食陰侵陽故杜預以爲責羣陰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句龍爲上公之神也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爲責上公亦當羣陰上公竝責之也周禮瞽矇之官掌作樂樂官用無目之人以其于音聲審也詩云奏鼓簡簡謂伐鼓爲奏鼓知樂官進鼓則伐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鄭元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則救日之時王或親鼓莊二十五季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陳旣多皆樂人伐之周

禮無嗇夫之官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元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嗇夫主幣禮無其文此云嗇夫馳必馳走有所取左傳云諸侯用幣則天子亦當用幣嗇夫必是馳取幣社神尊于諸侯故諸侯用幣于社以請救天子伐鼓于社必不用幣知嗇夫取幣禮天神庶人蓋庶人在官者謂諸侯胥徒其走必有事知爲供救日百役也曾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日有多役庶人走供之鄭注庭氏救日爲太陽之弓救月爲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恆矢其鼓蓋用祭天雷鼓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

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餘月不然此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于周禮也

辨曰閭若璩日日食之變為人君所當恐懼修省然子年卯酉之月所謂二至二分日有食之或不爲災其餘月則爲災爲災尤重者則在巳月蓋自冬至一陽生至此月六陽並盛大陰並消于此而忽以陰侵陽是爲以臣侵君故先王尤忌之夏家則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家則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雖名有四月六月之別皆謂之正月正月者正陽之月非春王正月之月也左氏昭十七季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也平子不知而止之日惟正月朔慝未

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夫太史首言此禮在周之六月繼卽引夏書以證夏禮亦卽在周之六月朔周之六月是爲夏之四月可謂反覆明切矣非二代同禮之證乎晉人僞造乃季秋月朔云云不知瞽奏鼓等禮夏不用之九月也且巳月之爲正月不特見左氏已見詩小雅所謂正月繇霜我心憂傷是也若以夏寅月周子月當之繇霜曷足爲異哉正陽日食爲古所尤忌亦不特見左氏又見詩小雅集傳蘇氏所謂純陽而食陽弱之甚十月純

陰而食陰壯之甚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詩人以爲亦孔之醜是也其說皆與左互相發獨怪胡安國傳春秋于莊二十五季六月日食鼓用牲于社不從左氏正陽之義而反遠引允征九月日食瞽奏鼓之禮若以凡日食卽當然者不知此特僞本耳閻氏此辨是但又言仲康在位十三季始壬戌終甲戌因據授時時憲二麻推得日食當在仲康十一季閏四月朔此則閻之誤也夏商季數本無可攷此日食左傳引夏書但言其典禮不指何王之世夏本紀雖言仲康時羲和廢時亂日而劉歆三統麻不載仲康日食則左傳云云未見必爲仲康竹書紀年謂仲康在位七季元季爲己丑此征羲和之季之日食在五季秋九月庚戌朔紀年亦晉人僞

撰之書司馬遷但作三代世表自共和庚申以前並無甲子紀年而此書直追至黃帝元季言之鑿鑿此豈可據唐傅仁均等大衍麻議遂以爲五季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此則附會紀年皆不足信乃僞書言肇位則是元季又非五季後之造大同麻者因遂附會爲元季日食此紛紛者皆非也若閻所云仲康元季爲壬戌則依皇極經世又與紀年不同尤覺難信所推算皆誤耳總之奏鼓用幣之禮自是建巳之月所用非季秋疏引顧氏夏禮異于周者非是況鄭所傳逸書本有允征而覲禮嗇夫承命鄭注引春秋傳嗇夫馳不引允征則辰不集于房四句不在允征可見矣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傳曰政典夏后爲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先時謂厯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不及時謂厯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況廢官乎
辨曰荀子卷八君道篇引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韓詩外傳卷六引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若然荀子所引乃周書也梅氏載之允征又以爲政典之言其後僞造三墳者遂以政典爲三皇時書皆梅氏作俑也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尙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傳曰山脊曰岡崑山出玉言火害玉逸過也天王之吏爲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于火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烈于火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義和罪人之身其脅從距王師者皆無治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一無所問

辨曰火炎崑岡二句見陳壽三國志又晉書袁宏三國名臣贊云滄海橫流玉石同碎又劉琨傳同又後漢書董卓傳論云卓蹈藉彝倫毀裂畿服殘寇乘之倒山傾海崑岡之火自茲而焚可見此二句乃魏晉間人常語但以爲夏時之言則大不類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傳曰當勉以用命戒以辟戮

辨曰閻若璩曰威克厥愛允濟四句襲左傳昭二十三年吳公子光曰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任威滅愛之言必是祖述桀紂之殘虐而云者且又出亂臣賊子口其不可爲訓明甚光所與處者鱗諸之輩所習謀者弑逆之事焉知詩書者耶作僞者以吾聞之曰爲書辭既載聖經生心害政發政害事罪可勝誅乎李衛公問對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于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于先威設于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先愛救于後無益于事矣衛公問對亦繫假託然尚知辨正尚書之非可

爲有識

又辨曰昭十四年傳晉叔向引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傳記所引尚

一條作僞者竟未采入

商書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

傳曰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爲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仲虺陳義誥湯可無慙疏曰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鄭云南方國世一見者桀所奔蓋彼國也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三

王光祿尚書後案

七

庚申補刊

辨曰放桀南巢事見國語卷四魯語上篇呂氏春秋卷八仲秋紀論威篇劉向說苑卷十三權謀篇又荀子卷十五解蔽篇云桀死于亭山楊倞注云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鬲山漢書地理志廬江有潯縣當是誤以潯爲鬲傳寫又誤爲亭襄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聘魯觀樂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襄二十二年公孫僑曰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又楚語王孫圉曰使無以寡君爲口實

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傳曰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天生聰明是治民亂夏

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天與王勇智應爲民主儀表天下法正萬國繼禹之功統其故服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奉順天命而已無所慙

辨曰惟天生民有欲本周書文酌解民生而有欲有夏昏德本左傳王孫滿對楚子云桀有昏德塗炭二字本孟子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但彼是言其浼汚非患害也說文炭燒木餘也炭與塗聯言是無火之黑炭非如左傳廢于爐炭之炭何足以言患害乎傳強以爲火皆非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傳曰言託天以行虐于民乃桀之大罪天用桀無道故不善

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衆言爲主也

辨曰閻若璩曰墨子非命上篇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襲爽厥師中篇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下篇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三處下文墨子皆各從而釋之曰此言桀執有命湯特非之曰喪師曰闕師曰爽師此豈吉祥善事而僞作古文者嫌與已不合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傳曰爽明也用明其衆言爲主也不與墨子悖乎夫以墨子引之之複如此釋之之確如此而僞作者不又現露一破綻耶且非獨誤會用爽厥師而亦誤用式商受命攷周書立政篇云帝欽罰之乃伋我有夏式商

受命奄旬萬姓是言我周用商所受之命而奄旬萬姓非若仲虺之誥竟貼上帝言用商受王命一代商興一商興其相反又有如此者

周語單襄公曰晉侯爽一吾是以云韋昭曰爽當爲喪字之訛也觀此益見爽明也之非

帝用不臧本左傳后帝不臧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傳曰簡畧也賢而無勢則畧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有徒衆始我商家國于夏世欲見剪除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簸颺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矧況也況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理

辨曰昭二十八季司馬叔游曰鄭書曰惡直醜正實蕃有徒

周書芮良夫解曰實蕃有徒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傳曰邇近也不近聲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資貨財利言不貪勉于德者則勉之以官勉于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寬仁之德明信于天下

辨曰魯語曰湯以寬治民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鹵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釋文曰蘇字亦作蘇

傳曰葛伯游行見農民之餉于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湯爲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鹵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奚獨後予怨者辭也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來其可蘇息

辨曰此事孟子三見梁惠王下篇云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鹵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滕文公下篇云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

饋食葛伯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其下文復引湯始征一段與梁惠王篇同惟天下信之作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后來其蘇作后來其無罰盡心下篇則但有南面而征云云三句考之書序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則葛伯仇餉及湯一征自葛始云云正湯征中語此乃入仲虺之誥其謬一也梁惠王篇兩言書曰故趙岐注云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則湯一征云云與後我后云云竝非一篇之文滕文公篇葛伯仇餉與湯一征乃係一篇之文故其上引仇餉既言書曰則中雖閒以釋書而其下引一征卽不復言書曰至其下後我后則又加書曰其非一篇甚明今乃

牽入一篇其謬二也湯一征史臣之詞今順手扯入仲虺口中不便直斥其號改云初征自葛其謬三也一征以下兩處文同俱係書詞僞作者以天下信之與十一征云云互異而去之以東面而征三處文同而取之以民望之以下爲孟子語而去之其謬四也其蘇無罰互異乃古人引經不拘處猶上文易一爲始易始爲載耳乃疑其出于二篇而其蘇入仲虺之誥無罰入太甲中篇其謬五也

傳曰葛伯游行云云夫晚出古文分明從孟子勦取書語傳亦一手僞造乃不曰辜衆曰童子而泛曰農民似葛伯所殺卽葛人于湯無涉者正以掩其勦之迹也疏曲爲回護終不能掩

又辨曰漢書地理志陳留郡寧陵縣注云故葛伯國今葛鄉是唐隸宋州東距南亳六十里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鹵十

里有葛城是也作偽傳者不言葛所在子書序亦但云葛國
伯爵而已偽傳于地理之學疎陋極矣必非爲武帝博士親
見圖籍者之筆也

佐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傳曰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弱則兼之闇
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
道則輔而固之

辨曰此節之語三見左傳宣十二年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
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
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
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

以務烈所可也據此惟取亂侮亡一句爲仲虺語兼弱攻昧
爲古武經語故引書以明兼弱引詩以明耆昧又引詩以總
明撫弱者昧也若書辭果有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二句隨武
子安得特分取亂侮亡句爲仲虺之言乎襄十四季中行獻
子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
襄三十季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
存國之利也皆僅有取亂侮亡無兼弱攻昧足以爲證其曰
亂者取之云云孔疏謂取彼尙書之意而改爲之辭其言非
本文是也但并隨武子釋書之語所謂兼弱者盡入之仲虺
口中且并其釋洵詩之攻昧二字而亦入之則蒐竊之跡殊
不可掩耳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傳曰日新不懈怠自滿志盈溢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于民率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

子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傳曰能自得師求賢聖而事之謂人莫已若自多足人莫之益亡之道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愼終如其始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

辨曰荀子堯問篇云楚莊王曰其在中歸楊倞注即仲虺之言也曰

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已若者亡吳子圖國篇呂覽恃君篇劉向新序雜事篇引竝同閔元季傳云齊仲孫湫曰親有禮覆昏亂霸王之器也晉語云公孫固曰晉文公殆有禮矣樹于有禮必有艾詩曰湯降不違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

傳曰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衆人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傳曰皇大上帝天也衷善也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

皇清經解

卷三

王光祿尚書後案

三

庚申補刊

則惟爲君之道疏曰天生烝民與之五常之性使有仁義禮智信是天降善于下民也天旣與善于民君當順之故云順人有常之性則爲君之道

辨曰晉語梁由靡曰以君之靈鬼神降衷吳語夫差曰今天降衷于吳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竝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

彰厥罪

釋文曰罹力之反本亦作羅洛河反荼音徒

傳曰荼毒苦也疏曰釋草荼苦菜故假以言人苦毒螫人蟲蛇虺之類是人所苦故并言荼毒以喻苦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

請罪有夏

傳曰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疏曰檀弓云殷人尙白牲用白今云元牡夏家尙黑于時未變夏禮安國注論語云殷家尙白未變夏禮故云元牡是其義也鄭元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于圜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于南郊則牲用騂孔注孝經圜丘與郊共爲一事則孔所說無六天之事論語所言敢用元牡卽此事是也孔注論語以爲堯日之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采合成章檢大禹謨及此篇與泰誓武成則堯日之章其文畧矣鄭元解論語云用元牡者爲舜命禹事于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

辨曰此節語見論語堯曰篇墨子兼愛篇作偽者割裂取之又顛倒其文辨詳後

又辨曰鄭注周禮以皇天大帝祭于圜丘五方帝祭于郊其牲色亦各異因推周禮以說商事商人所用牲色亦與周同此係湯將受命爲舜命禹之事故總告五方之帝其牲色不主當方亦依皇天大帝而用元元卽蒼也此節據孔安國以爲伐桀告天而鄭亦以爲爲舜命禹事是鄭與孔合者也鄭以爲總告五方帝故用元而孔以爲牲色無郊丘之別未變夏禮而用元是鄭與孔異者也但鄭所傳真古文湯誥已亡此自是僞作者妄掇湯誓逸文以入湯誥疏分析鄭孔異同亦是但竟以此爲湯誥且以此傳與論語注真爲同出安國

手則非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傳曰聿遂也大聖陳力謂伊尹放桀除民之穢是請命

辨曰墨子尙賢中篇云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此篇每勦襲墨子所引湯誓逸文八之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子

一人輯寧爾邦家

釋文曰僭子念反劉劭林反賁彼義反徐扶云反

傳曰孚信也天信佑助下民桀退伏遠屏僭差賁飾也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天使我輯安汝國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傳曰謙以求衆心疏曰顧氏云言伐桀之事未知得罪天地

皇清經解

卷四

王光祿尚書後案

五

庚申補刊

否

辨曰未知得罪于上下亦墨子文辨見後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陷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傳曰戒諸侯與之更治

辨曰周語單襄公論陳侯必亡云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卽陷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韋昭注云先王之令文武之教也單襄公周臣對周天子責陳侯犯先王之令而引此其爲文武遺訓甚明今乃采入湯誥中且改賞善罰淫作福善禍淫又罰淫與陷淫正相應今欲敷衍復離析其文而閒以他語皆非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

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傳曰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已罪以其簡在天心故疏曰鄭元注論語云簡閱在天心

辨曰論語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國注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疏云尙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今考墨子兼愛篇云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蔡邕石經論語云萬方有罪在朕躬今論語罪字重出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卽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

爲犧牲以祠祝于上帝鬼神此墨子文正安國所本也安國
親得壁中古文且爲作傳如今本果真則何以明明克夏歸
亳誥萬方而反云將伐桀而告天明明湯誥而反云湯誓且
明明在尙書而反遠引墨子以爲據安國論語注何晏集解
采之確然可信不比東晉突出之孔傳也晏所采可信則今
本之不可信百口奚辨哉且周語內史過曰其在湯誓余一
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韋昭注云湯誓商書
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然則此節爲湯誓
之逸文而非湯誥安國論語注確不可易也白虎通卷上三
軍篇引予小子
履云云亦以
爲伐桀告天抑安國以爲伐桀而墨子以爲禱旱二說不同
呂氏春秋九月紀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下旱五季不
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

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于是剪
其髮斷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
至此說與
墨子同至後漢書陳蕃傳云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
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則并以湯之言爲禹之言
古書同說一事而所傳互異者甚多不足爲怪獨安國一人
之口自相矛盾且親作書傳而反指爲墨子之文不言尙書
則湯誥之爲僞作斷斷無疑耳

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

傳曰忱誠也能是誠道乃有終世之美

辨曰作僞者妄采他書撰爲湯誥不知鄭康成所傳孔壁真
古文本有湯誥今雖亡猶畧見于史記殷本紀其辭曰既絀
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母不

有功于民勤力迺事子乃大罰殛女毋子怨曰古禹皋陶久
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鹵爲河南爲
淮四瀆已脩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
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子有狀
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母之在國女毋我怨凡一百二十
六字女毋我怨下有以合諸侯四字詳其語意殆爲論功定
罪誥戒諸侯而作初不必追述其告天伐桀之事也今僞作
者遺却不采因取他書語已足成篇若將史記所載人之反
覺不類故遂棄之耳且湯所以告諸侯者皆欲其勤力民事
語多典據非可空造與今本絕不同故不得不棄之也然此
乃司馬遷親從安國問故而傳之者其爲可信的確無疑其

所稱四瀆配四方云云攷之後漢祭祀志光武定北郊四瀆
河鹵濟北淮東江南唐人亦以淮爲東瀆祭于唐州江爲南
瀆祭于益州河爲鹵瀆祭于同州濟爲北瀆祭于洺州迄今
愈不可易似與此東爲江南爲淮方向少不合者蓋因古人
地理言南可與東通言北可與鹵通非同東與鹵南與北迥
相反故湯誥以江爲東瀆未必非南以淮爲南瀆未必非東
也史記所載湯誥既屬可信則東晉晚出湯誥其僞可知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
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
于王

傳曰此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居位主喪羣后咸在
位次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烈祖湯有功烈之祖故稱
焉疏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王祇見厥祖謂見湯
也故傳解祠先王爲奠殯而告見厥祖爲居位主喪羣后咸
在爲在位次皆述在喪之事喪于殯斂祭皆名爲奠虞祔卒
哭始名爲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祀卽是初喪之時未得祠廟
且湯之父祖不追爲王所言先王惟有湯耳故知祠是奠非
祠宗廟也祠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小俱是
享神故可以祠言奠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
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卽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季之喪
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季十一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月

太甲卽位奠殯而告也此奠殯而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
天子春秋之世有奠殯卽位踰季卽位此踰月卽位當奠殯
卽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祠也嗣王祇見厥祖是
始見祖也特設祠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卽王位告殯爲喪
主也

辨曰鄭元所傳真古文原有伊訓其書雖亡猶見于漢書律
厯志所引曰惟太甲元季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
誕資有牧方明蓋劉向歆父子領校秘書親見古文歆撰三
統厯載伊訓故班固采入律厯志的確可信僞作者取其文
而失其旨妄加刪改孔傳係一手假造又爲踰月卽位之說
皆非也孟子言湯崩太丁未立先卒外丙立二季崩仲王立

四季崩乃立太甲趙岐注甚明史記殷本紀及律厯志說竝同真伊訓所云太甲元季乃仲壬崩之明季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季既者追邇之詞不可泥而偽書偽傳以爲太甲繼湯其謬一也爾雅雖云商曰祀周曰季古人臨文却不拘說詳禹貢兗州此元季僞孔改元祀其謬二也商人以丑月爲正月則十二月是子月據劉歆以三統厯推是季爲太甲元季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至朔同日厯家以爲厯元伊尹祀于先王者以冬至配上帝故也律厯志旣引此文而解之云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言外丙不言仲壬且如此則太甲身有四服皆未詳以冬至越第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春秋卷十五郊祭篇云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在禮亦曰喪者

不祭唯祭天爲越喪而行事白虎通卷上爵篇云王者改元季卽事天地諸侯改元卽事社稷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且無論太甲繼仲壬不繼湯卽如僞孔爲繼湯

湯必以去季崩至踰季正月太甲改稱元季至此十二月朔乃行郊祀之禮十二月是元季末非元季初也乃僞作者并朔字刪去之慮郊祀典禮難于空敘改爲卽位陳訓遂掩却至朔同日之事以祀先王爲奠殯告卽位并謂此時湯崩方踰月果如此則崩季卽改稱元季矣崩季改元亂世之事會謂伊尹爲之乎其謬三也誕資有牧方明一句如淳孟康注據儀禮覲禮方明以說之彼鄭注賈疏尤備方明以木爲之繪天地四方神明之象伊訓祀天之時蓋用以陳設覲禮則諸侯咸會而盟故設以司盟作僞者祇就祖德陳訓敷衍成

皇清集卷之三
文遂刪此語其謬四也竹書紀季云太甲十季大饗太廟初祀方明紀季亦偽書此條尚似有據
日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暨鳥獸魚鼈咸若

傳曰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

辨曰墨子卷八明鬼下篇引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
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在人面胡敢異心
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任天下之合下土之葆賈
誼新書曰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嗚條朕哉自
亳

傳曰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于我有命商王誅討

之造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亳

辨曰隱十一季左傳鄭莊公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
君而假手于我寡人晉語驪姬曰無必假手于我武王孟子
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趙岐注牧宮桀宮也
此偽本乃改爲鳴條殆嫌與商郊牧野相溷故據序改之但
岐謂造攻桀造作可攻之罪其說近鑿今旣爲始攻解自應
從牧宮若序云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則已爲敗桀之終事安
得爲始攻乎又鄭康成注書序典寶引伊訓曰載孚在亳疑
卽朕載自亳之異文又曰征是三腹則僞作者竟以其無所
附麗而遺之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

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傳曰善惡之由無不在初欲其慎始立愛敬之道始于親長則家國竝化終洽四海疏曰愛敬自近始卽孝經云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也

辨曰禮記祭法曰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召誥曰今王嗣受厥命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禮記祭義曰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

嗚呼先生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傳曰言湯始修爲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

是順克明理恕克忠竭誠使人必器之常如不及恐有過言湯操心常危懼以至爲天子此自立之難

辨曰荀子卷九臣道篇云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事聖君之義也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詔事中君之義也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此之謂也此荀子論人臣格君之道而僞作者乃改以爲先王事又左傳曰君明臣忠論語曰無求備于一人淮南子汜論訓曰君子不責備于一人亢倉子訓道篇曰君子檢身常若有過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釋文曰哲本又作詰

傳曰布求賢智使師輔于爾嗣王

辨曰墨子曰先王之書距季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

制宮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傳曰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殉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戲畋獵是淫過之風俗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者季有德疏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道諸侯犯此國亡之道

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頤涅以墨蒙士例謂下士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

辨曰墨子非樂上篇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鄭語史伯曰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

又辨曰閻若璩曰墨子引湯之官刑未言作于何時然左傳昭六年叔向詒子產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杜預注曰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注曰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又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注曰周之衰亦爲刑書謂之九刑又曰三辟之興皆叔世

也注曰言刑書不起于始盛之世則墨子所謂官刑正作于商之叔世其非湯所制明矣而偽作者不能參考左氏止據墨子遂以爲湯所制不知其時固未嘗有此也昭二十九年晉趙鞅荀寅鑄刑鼎仲尼聞而非之曰晉其亡乎彼春秋之末且然曾謂成湯盛世而卽豫設法以告下民哉或疑鞭作官刑虞舜已有何獨湯無官刑夫湯時五刑具在未嘗無官刑也獨所爲三風十愆爲官刑條目勒成一書以豫告下民湯固未嘗有此也故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卽爲湯之法而湯未嘗勒爲一書也九刑之作原于周公賊藏盜姦爲大凶德有常無赦是也然說者猶謂此乃後世作九刑者記周公之言非周公自爲之書也觀于周公則禹刑湯刑必不作于禹

湯可知其必不容述于伊尹之口以訓太甲又可知矣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傳曰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修德無小天下賚慶不德無大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

辨曰墨子非樂上篇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殄其家必懷嚮易文言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漢書吳王傳曰蓋聞爲善者天報以福爲非者天報以殃賈誼新書曰善不可謂小

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淮南子曰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爲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爲大善不謂小不善爲無傷也而爲之小不善積而爲大不善三國志注蜀先主救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傳曰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疏曰古人讀阿倚同音故阿亦倚也稱上謂之衡故衡爲平也詩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元亦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傳曰顧謂常目在之諝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肅嚴也言能嚴敬鬼神而遠之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于其身撫安天下尹能助其君居業天下之眾肆故也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子孫得大承基業疏曰說文顧還視也諝與是古今字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湯使尹正天下號曰伊尹故亦以尹自稱

辨曰大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詩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傳曰周忠信也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終夏都在亳鹵桀

君臣滅先人之道德不能終其業以取亡嗣王以不終爲戒敬其君道則能終爲君不君則辱其祖

辨曰禮記緇衣篇先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鄭注吉當爲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壹德其下文又引太甲曰天作孽四句云云其下文卽緊接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囟邑夏三句云云鄭注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于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囟見或爲敗邑或爲子據鄭注尹吉卽尹誥尹誥卽咸有一德則先見囟邑云云亦係咸有壹德之文而斷斷非太甲何則上引太甲

下引尹吉緊相承接則知尹吉斷斷非太甲矣而僞作者順手撈摭遂援入之又此節之傳全同鄭禮記注此豈鄭注之本于孔傳耶乃魏晉間作僞孔傳者竊取鄭注耳忠信爲周本國語文又坊記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鄭注同位尊卑等爲其相褻辟君也忝辱也爲君不君與臣子相褻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此義亦與今書及傳異

士惟庸罔念聞

傳曰守常不改無念聞伊尹之戒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有求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

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傳曰爽顯皆明也先王昧明思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
苟非一方美士曰彥開道後人言訓戒越墜失也無失亡祖
命而不勤德以自顛覆當以儉為德思長世之謀機弩牙也
虞度也度機機有度以準望修德夙夜思之明日行之如射
先省矢括于度釋則中止謂行所安止君止于仁子止于孝
辨曰昧爽不顯本左傳昭三季叔向引讒鼎之銘讒鼎乃曾
鼎非商事坐以待旦本孟子乃周公中夜以思此理非商先
王待旦而行之兩語皆取成句又離其本義讒鼎本作昧旦
因複旦字復據牧誓甲子昧爽改作爽又禮記緇衣云太甲
曰無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人增

入中閒二句刪去也厥二虛字惟朕以懌本康誥則予一人

以懌萬世有辭本洛誥汝永有辭

李善注文選引書鄭元注若虞機張云云此乃鄭緇

衣注善誤認作書注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子弗狎于弗順營于桐
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祖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傳曰言習行不義將成其性狎近也經營桐墓立宮合太甲
居之近先王則訓于義無成其過不使世人迷惑怪之王往
入桐宮居憂位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

辨曰無逸不義惟王賈誼新書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况與
心成故中道若性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大戴禮
記保傅篇畧同孟子伊尹曰子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成

十六季傳子叔聲伯曰以魯之密邇仇讎吳語董褐曰孤以不得密邇于天子

又辨曰閻若璩曰殷本紀注引鄭康成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似注書序語初不指桐爲湯葬地魏晉閒孔傳出始有此說此說果真是漢武帝時已知湯葬處矣何劉向告成帝猶曰殷湯無葬處乎蓋直至哀帝建平元年季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始得之劉向固不知也向且不知而謂孔安國知之乎趙岐注桐爲邑亦不云葬地後漢郡國志梁國有虞縣有薄縣虞則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薄下注云有湯冢雖相去未遠判然各爲一縣所有豈得指桐爲湯墓乎緣孔傳欲博會太甲居近先王致生此說後儒見有居

憂字竝謂桐宮乃諒陰三季之制非關放廢顯悖孟子尤爲

怪矣

元和郡縣志殷湯陵在河中府寶鼎縣北四十三里卽今山西蒲州府榮河縣也縣志云殷湯陵在百祥村鹵元時淪入汾河以石柩遷葬明洪武初建陵寢于其東考湯冢在薄此與薄甚遠更屬荒唐要皆僞傳爲之作俑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傳曰湯以元季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季服闋冕冠也踰月卽吉服疏曰周制君薨之季屬前君明季始爲新君元季殷法君薨之季新君卽位卽以其季爲元季惟三祀者太甲卽位之三季也湯以元季十一月崩至此季十一月爲再朞除喪服至十二月服闋闋息也冕是冠內別名冠是首服大名故以冕爲冠王制云殷人尋而祭大雅云常服黼冔

是殷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爲通名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尙質弁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衮冕耳此冕服蓋衮冕也顧氏云祥禫之制前儒不同士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服彌寬而變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此孔傳云二十六月服闋與王肅同鄭元以中月爲間一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禫則三季之喪凡二十七月與孔異

辨曰如僞書及傳則是自湯崩太甲立不率教卽被放後改悔復迎歸復位其事皆在此二十六月之內也悖謬極矣放君大變之事伊尹豈輕有是舉不明則訓之冀其改悔不改

則又誠之至再至三猶不改然後不得已而放之計始立至被放必不在一二季之內卽放後亦必令其動心忍性徐徐熟察實見其能改方始迎歸必不作放乍迎如置碁然也史記殷本紀載帝太甲既立三季不明暴虐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宮三季伊尹攝行政帝太甲居桐宮三季悔過自責反善于是伊尹廼迎帝太甲而授之政首三季字指初卽位後下三季字指被放後蓋前後共六季最爲明白書序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季復歸于亳旣之爲言可該久遠不必在一二季內古文簡畧省首三季字耳與史記不乖刺也孟子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季太甲悔過自怨自艾于桐處仁遷義三季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

據文似在桐有六季之久孟子行文取便不必核實亦如淮
泗注江之類要其爲六季則同奈何作僞書者竟謂太甲卽
位未久卽被放廢放後未幾又卽復位伊尹之無人臣禮一
至于此僞傳與經同出一手逞臆妄造傷教害義大有關繫
不可不辨

又辨曰閻若璩曰三季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中月而禫鄭康
成以中月爲閒月則二十七月而後卽吉王肅以中月爲月
中則二十六月卽可卽吉王肅以前未聞有是說也今孔傳
于太甲惟三祀十有二月朔釋曰湯以元季十一月崩至此
二十六月三季服闋非用王肅之說而何蓋僞作者之意非
以三祀十有二月爲正朔乃以是月爲服闋而卽吉也服果

闋于是月則太甲之元必改于湯崩之季一季二君此豈三
代所宜有乎僞作者不知三代典禮旣以崩季改元衰季不
祥之事上加盛世又以祥禫共月後儒短喪之制上擬古人
蓋至是而其僞愈不可掩矣王學謂祥禫共月其所以可廢
者以前無所本特王氏鑿空耳鄭學謂祥禫閒月則遠有師
承劉熙釋名曰閒月而禫白虎通德論曰二十七月而禫大
戴喪服變除禮曰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夏溯而上之
僖公薨于十二月乙巳杜氏推麻乙巳在十一月至文二季
冬僖之喪已二十六月矣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譏其喪娶
則公羊氏亦主二十七月遙與鄭氏合可知也若王肅者議
禮必反鄭氏以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爲據夫所謂是

月禫者所以發下文而不繫于上也論語子于是日哭則不歌而文無所繫孰謂是月禫云者乃祥月乎果禫在祥月應曰月中而禫不可謂之中月也惟儀禮士虞禮碁而小祥又碁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是月也則承上文又與檀弓別若謂中月為大祥月之中既云中月又云是月不太贅乎益驗王氏說非是而孔傳之謬可知

禮記開傳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織無所不佩疏云中月而禫此經及疏甚明王肅之說得以亂之者惟據檀弓是月禫云云然鄭于祥而縞下云縞冠素紕也于是月禫從月樂下云言禫明月可以用樂隔別注之不相連屬明是月者不蒙上祥縞之文特以發下從月耳又檀弓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疏云鄭必以二十七月禫者雜記云父在為母為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為母為妻尚祥禫異月豈容三季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為母為妻尚祥禫異月豈容三妻當亦不申祥禫異月乎其魯人朝祥暮歌及啻服四制云

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既祥五日彈琴不成聲皆據省樂志哀非正樂也其三季間云三季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除哀去杖餘哀未盡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王肅難鄭云若二十七月禫其歲未遭喪則出入四季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季如王肅此難則為每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季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季明小記所云據喪之大斷也此疏駁王說尤精蓋大祥之後閒月而禫從月而樂即吉有漸不忍忘親王肅妄造異說悖理害教此偽古文尚書及偽孔傳正王肅之徒所為誣聖經惑後學罪莫大焉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傳曰無能相匡故須君以生后須民以君四方

辨曰禮記表記引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

辟四方此改作胥匡以生則又本盤庚上篇

吳志駱統傳書曰衆非后無能

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

萬世無疆之休本召誥無疆惟休

皇清經解

卷四十四

王光祿尚書後案

聖

庚申補刊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違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傳曰君而稽首于臣謝前過類善也闇于德故自致不善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于其身孽災違逃也言天災可避自作災不可逃

辨曰闇若瞽曰宋史繩祖學齋佔畢云左傳昭十季子皮曰夏書云欲敗度縱敗禮今左傳作書曰上無夏字而繩祖以爲夏書似繩祖所見是別本

又辨曰此王拜手稽首及下伊尹拜手稽首皆本洛誥周公拜手稽首王拜手稽首之文又孟子公孫丑離婁兩引天作

孽四句這皆作活緇衣則引云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違此參合于二者之間上二句從孟子去也字下二句從緇衣作這字又左傳楚共王曰未習師保之訓敎展喜曰匡救其災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竝其有邦厥鄰乃曰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傳曰修其身使信德合于羣下惟乃明君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敎令無有不忻喜湯俱與鄰竝有國鄰國人乃曰待我君來言忻戴君來無罰言仁惠王當勉

修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爲是逸豫怠惰以念祖德爲孝以不驕慢爲恭以明視遠以聰聽德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斃疏曰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元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鄭解此三拜之形所以爲異稽首頭下至地頓首頭下至地誓一叩之而已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爲拜頭至手乃復申頭至地至手爲拜手至地乃爲稽首

辨曰先王子惠困窮本淮南子修務訓云湯風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上文味爽丕顯二句卽風興夜寐意後我后二句本孟子但此與后來其蘇本一語而異文此分見仲虺太甲辨已見前視遠惟明二句本楚語致遠以爲明聽德以爲聰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

傳曰天子人無有親疏惟親能敬身者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爲常鬼神不係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爲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明愼其所與治亂之機則爲明君

辨曰此篇全與蔡仲之命相複不意三代以上作書之人亦效後世剽竊之技不顧雷同之恥其謬顯然說詳于後

又辨曰真德秀謂敬仁誠竝言始于此唐虞未有愚謂敬仁誠之義直至孔子子思孟子始發揮透暢如揭日月而行前此則豈惟唐虞夏商未嘗及此卽文王周公亦引而未發蓋義理愈推則愈明也偽作古文尙書者生于孔孟之後采取其語入伊尹口中其理則是而其文則偽讀者存其理而辨其偽可矣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合緒尙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傳曰湯惟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幾視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善政有

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爲始然後終致高遠無輕爲力役之事必重難之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于始慮終于終思始人以言拂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

辨曰詩聿修厥德克配上帝荀子慎終如始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傳曰胡何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爲善政則成善政一人天子貞正也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辯言利口覆國家故特慎焉成功不遐其志無限故爲之極以安之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于美

辨曰禮記文王世子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彼所引爲古語則非尙書甚明且旣入伊尹口中則樂正云云自不可用于是改爲弗慮云云而仍用成字以叶韻且彼云一有元良而此改一人蓋見釋詁元良首也遂以此語實之而郭璞則云元良未聞然則改之者皆非也又彼原以稱世子今乃以訓長君亦不合

咸有一德

伊尹旣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傳曰還政太甲告老歸邑陳德以戒疏曰君奭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將欲告歸太甲

畱之爲相如成王畱周公不得歸也

辨曰鄭氏所傳真古文四書增多十六篇中本有咸有一德

緇衣引作尹吉而鄭注以爲卽咸有一德今亡說已詳太甲又攷鄭氏之

例全亡者云亡不立學官逸在秘府者云逸咸有一德當云逸云亡者字之誤若謂注禮記時未見古文尙書則本傳從東邵張恭祖受禮記古文尙書二書之見實在同時及遊學歸遭黨錮杜門則注禮堂禁解則注古文尙書注雖有先後見實在同時其蓋據古文爲說也且其次第與晚出僞孔傳爲字誤無疑

不同疏云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史記殷本紀于湯誥之下卽云伊尹作成有一德咎單作明居司馬遷親從安國問故所載與鄭氏合則可信矣鄭注書序于咸有一德下云伊陟臣扈曰此頗不可曉要之王肅注云言君臣皆有一德是必紀載湯君臣同德之

事如明良喜起相似者斷斷與太甲無涉矣作偽者見書序
茫無可據遂鑿空撰出伊尹復政一節以取配合周公復政
之意將咸有一德篇本屬尹在湯朝贊襄于湯者移入太甲
朝陳戒于太甲司馬貞信偽書反據之以駁史遷紀于成湯
朝爲顛倒失序良可笑也且伊尹復政之事傳記所無今此
篇有今嗣王新服厥命語則是太甲歸亳後尹輒翩然歸矣
殊謬不然據君奭及襄二十一年傳尹奉太甲歸後作相之
日方長今據其說伊尹于太甲初喪時卽放之而自攝奉太
甲歸後旋卽復政若始終竟未嘗相太甲者太甲去而我畱
太甲來而我去何相避之深也據疏伊尹壽百餘歲此告歸
時應七十七左右以百餘歲之人七十七左右未名爲老太甲後

爲賢君稱太宗乃竟置伊尹于不問未嘗一日留相王室伊
尹亦優游私邑安享以沒有此理乎疏明知其不可通乃强
爲之說云尹欲告歸太甲畱之此則遁辭耳豈知伊尹本無
此事而此篇本僞作不可信耶

日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傳曰以其無常故難信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

辨曰君奭曰天命不易天難諶大雅曰天難諶斯天命靡常
墨子非樂曰九有以亡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
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
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皇清經解 卷四 三
傳曰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天不安桀所爲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求一德使伐桀爲天地神祇主享當也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爰于也于得九有之衆遂伐夏勝之改其正

辨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見緇衣但緇衣所引尚有尹躬天見于鹵邑夏三句與此一篇之文乃分屬太甲上篇非是說已見前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傳曰非天私商而王之佑助一德所以王非商以力求民民自歸于一德二三言不一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德一天降之善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

辨曰詩二三其德成八季傳季文子曰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何以長有諸侯乎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傳曰其命王命新其德戒勿怠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

辨曰終始惟一見荀子議兵篇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傳曰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

非其人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其難
無以爲易其慎無以輕之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
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蒸民之生

傳曰德非一方以善爲主乃可師善以合于能一爲常德一
德之言故曰大能一德則一心爲王而合萬姓如此則能保
安先王之寵祿長致衆民所以自生之道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傳曰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
長能整齊萬夫其政可知疏曰天子七廟是常事其有德之
王則列爲祖宗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故于七廟之外可

以觀德矣下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謂觀其萬夫之長此觀德
謂觀七世之外文雖同而義小異耳漢以來論七廟者多矣
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爲天子常法
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
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
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書韋元
成議曰周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
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元用此爲說惟周有七廟
二祧爲文王武王廟也故鄭元王制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
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
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良由不

見古文故爲此謬說此篇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也文武則爲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昭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爲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爲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以下共爲三昭三穆耳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所以不同者王肅等以爲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四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自更別立已之高祖已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可庶子初基爲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也

辨曰呂覽卷十三論大覽引商書云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

夫之長可以生謀莫知爲何篇語也作偽者取其文而加以

改竄

惟御覽五百三十一卷引尚書逸篇與此合逸篇見新唐書藝文志晉徐邈注宋初猶存故御覽引之其書乃

齊梁間好事所爲假托徐邈注以自重者不知七廟始于周夏商以前未有也王

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鄭據禮緯稽命徵及鉤命決云唐虞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故七廟獨周制爲然蓋禹之時祇有高祖以下四親廟至子孫并禹則五矣湯之時祇有契及四親至子孫并湯則六矣周文武之廟不毀以爲二祧始祖之廟亦不毀則爲七矣此不易之

論也周六廟者姜嫄后稷及親廟四也至子孫七者添文武二祧而不數姜嫄廟也書云五世之廟此湯之時也王肅議禮必反鄭元此偽書及傳正王肅之徒所爲故宗其說蓋四親與受命王不毀爲五原是定制商添出始祖故六周有兩受命王故七耳而肅之意則以自古帝王皆以七廟爲定制非起于周于四親外添高祖之祖父兩代并始祖爲七此爲定制而祖宗之數則多可以至于九商六廟之外添太戊中宗武丁高宗太甲太宗于是商廟反多于周矣且一代之興有無始祖者未有無受命王者肅以始祖入于定制數內已非又以受命王不遷反爲權禮而非定制總之肅意欲于始祖四親外任意增加湊足九數故耳殊不知契稷實有功德實則商周之祖故祖之禹則不強立祖

矣祖且不必強立況強欲多宗乎肅逞其臆見遂以殷三宗亦不毀與文武一例其實三宗非受命王不可比文武據韋元成馬昭說殷三宗亦毀非不遷者何可比文武乎肅說載聖證論見禮記疏所引此疏悉取以回護僞傳但禮器穀梁傳所云七廟盧植尹更始皆以爲專是周制何可疑家語肅私定本不可據且諸書不云周室但云天子七廟要其實則是專指周制以諸書皆周儒筆也肅因此遂云七廟是常禮非獨周制可乎祭法所云考父也王考祖也皇考曾祖也顯考高祖也祖考始祖也二祧文武也王制云三昭三穆者四親當言昭穆二祧非以昭穆而記者順文并言之耳何必疑乎王制與祭法文異義同肅強分析以成其說可乎喪服小

記云王者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明是親止于四恐庶子王不得立故又明之注證以衛侯元有兄縶縶不良于行元代立適子雖在而得立四親王肅乃以王爲受命始基之王此何所據戾太子事三代以上未之聞委曲遷就以成其說可乎然則謂商有七廟非也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傳曰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

辨曰閭若據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本倣國語夏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禮記太甲曰民非后無能

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但二者皆以民非后在上興起下后非民乃是告君語義今倒置之則是告民語義不容出伊尹對太甲口矣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

釋文曰亮本又作諒如字

傳曰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季不言除喪猶不言政疏曰三季不言是常事史錄此于首者既免喪可以言而猶不言故述此以發端也信默信謂信冢宰也

辨曰此節襲取無逸坊記喪服四制論語雜湊成文

事亦見伏生尙

書大傳及春秋經露卷二竹林篇孔子家語卷九正論解而亮陰本指凶廬今又改爲信默之解尤非是其說已詳見無逸疏又以信爲信冢宰夏穿

鑿

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釋文曰哲本又作詰

傳曰知事則爲明哲明哲則能制作法則稟受命亦令也

辨曰左傳昭公六年叔同曰書曰聖作則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傳曰類善也我正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言夢天與我輔弼良佐將代我言政教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于民間傳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壤道常使

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肖似似所夢之形于是禮命立以爲相使在左右疏曰尸子云傳巖在北海之洲傳言虞虢之界孔必有據也史記殷本紀云是時說爲胥靡築于傳險晉灼漢書音義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言于時築傳險則以杵築地說賢必不犯罪當是代胥靡也殷本紀又云武丁得說舉以爲相遂令傳險姓之號曰傳說如高宗始命爲傅氏不知舊何氏也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之而來曰我徒也姓傳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怪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懽悅也天下當有傅我而悅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

索執役于虞號之間傳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傳巖謂之傳
說謚言初夢卽云傳說又云得之傳巖謂之傳說自不相副
其言非也

〔辨曰〕此篇之文俱見國語詳見下文又見呂氏春秋卷十八
重言覽竹書紀年卷上商紀史記卷三殷本紀孟子卷十二
告子下篇楚辭卷一離騷經墨子卷二尙賢中篇及下篇劉
向說苑卷十一善說篇王符潛夫論卷一論榮篇晉人作僞
尙書者采取諸文而參合增飾以入之

又辨曰傳巖在虞號之間號有三此與虞相近則北號也王應麟云在陝州
平陸縣北平陸今屬山西解州傳巖在縣東北二十五里一
名隱賢社水經注云沙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傳巖歷傳說隱

室前俗名謂之聖人窟巖東北十餘里卽左傳之顛軫坂有
東鹵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
謂之爲軫橋也說執役正于此地墨子尸子並以傳巖在北
海之洲非是疏引尸子而不能定其是非疏于地理之學疎
陋殊甚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
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
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
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傳曰〕鐵須礪以成利器渡大水待舟楫霖三日雨霖以救旱
開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

以自警誡必視地足乃無害言欲使爲已視聽疏曰方言云
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閒或謂之瞑或謂之眩郭璞云瞑眩
亦通語也

辨曰國語十七卷楚語上白公子張諫靈王曰昔殷武丁能
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季默以思
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
于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
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
夕規諫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汝作
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
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人之啟廣也其知之不疚也

猶自謂未久故三季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
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
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
不亦難乎作僞者全取國語以成此篇餘祇增潤數句伏生
今文二十八篇中曾有之乎且僞孔傳中如陰爲默稟爲受
令爲命類爲善茲爲此霖爲三日雨啟爲開其訓詁亦多襲
用韋昭國語注也賈逵唐固說謂此卽說命昭引之而斷其
非云其時未得傳說則昭之意以爲說命皆得說之後所作
而此段乃未得之前敘述得說之由非說命本文孟子引若
爲書詞作僞者據此故斷又王符潛夫論五德志篇所載與
爲說命本文不從韋昭國語畧同作僞者亦兼取之其高后二字則又本之盤庚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
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傳曰木以繩直君以諫明君能受諫則臣不待命其承意而
諫之王如此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乎

辨曰家語孔子曰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
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
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傳曰總百官在冢宰之任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
有尊卑相正之法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立君臣上下

將陳爲治之本故先舉其始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
主使治民憲法也聖王法天以立教于下無不聞見除其所
惡納之于善雖復運有推移道有升降其所施爲未嘗不法
天也臣敬順而奉之奉卽上文承也奉承君命而布之于民
民以從上爲治不從上命則亂故從乂也

辨曰汲郡古文云成王元季命周文公總百官文十三季左
傳云邾文公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墨子尙同篇云
先王之書相季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
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辨使治天均又云古者建國設
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辨而使
助治天助明也惟天聰明句則本之皋陶謨天聰明及揚子

法言問明篇惟天為聰惟天為明惟臣欽若句則本之堯典
欽若昊天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
允茲克明乃罔不休釋文曰省本作青。辨曰冑字下從
日即冑字冑允字從冑今多相混

傳曰甲冑冑兜鍪也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服不可加非其
人兵不可任非其才王戒慎此四惟之事信能明政乃無不
美

辨曰禮記緇衣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
惟干戈省厥躬鄭注兌當為說謂殷高宗之臣傳說也作書
以命高宗書篇名也管子大匡篇云從列士以下有善衣裳
賀之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傳曰官得人則治失人則亂惟能是官非賢不爵

辨曰爵罔及惡德緇衣引兌命文詳見下又荀子性惡篇云
爵不踰德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
其有備有備無患

傳曰事事非一事

辨曰左傳襄十一年晉魏絳引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
備無患

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傳曰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恥過誤而文之遂成大非其

所居行皆如所言則王之政事醇粹

辨曰定元季左傳士彌牟曰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疏曰古有此言故曰其此之謂矣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傳曰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高宗之祀特豐近廟故說因以戒之

辨曰緇衣引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謂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鄭注云純或爲煩此取之而改艱奧作平易語又離析其文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傳曰旨美也美其所言皆可服行汝若不善于所言則我無

聞于所行之事

辨曰詩云我言惟服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傳曰言知之易行之艱以勉高宗王心誠不以行之爲難則信合于先王成德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

辨曰左傳昭十季子皮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司馬法曰非知之難行之難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傳曰學學先王之道甘盤殷賢臣有道德者既學而中廢業
遜居田野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關
自河往居亳與今其終故遂無顯明之德疏曰舊學于甘盤
謂為王子時也君奭篇周公陳殷之賢臣云在武丁時則有
若甘盤則甘盤于高宗時有大功高宗免喪不言即求傳說
似得說時無賢臣矣蓋甘盤于小乙之世已為大臣小乙將
崩受遺輔政高宗之初得有大功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死
辨曰此節之文皆取君奭無逸二篇并國語及汲郡古文撰
成而疵謬甚多汲郡古文云小乙六季命世子武丁居于河
學于甘盤是言居河就學于甘盤非既學之後復入于河也
此書雖亦係晉初束皙等偽撰而此條則尙屬可信故白公

子張云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入于河往就學也自河徂亳

人即位也

韋昭注入于河云遷于河內故古所謂河內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內非若漢郡之但以懷汲為河

內但其在河北則同故韋昭欲言河北即以河內實之盤庚自河北遷河南亳殷今偃師是傳至小乙武丁仍都亳殷白公所謂以入于河是自河外入河今偽書乃以為學後居河

內自河徂亳是自河內往河外

與情事不合且此自河徂亳句及下文爾交修予罔子棄句

皆白公子張之言竝非書詞細玩原文自明

詳見今順手探

撥入之高宗口中皆非也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

修予罔子棄予惟克邁乃訓

釋文曰梅亦作棐

傳曰言汝當教訓我使我志通達酒醴須麴蘖以成亦言我
須汝以成鹽鹹梅醋羹須鹽醋以和之交非一之義邁行也

言我能行汝教

辨曰商頌亦有和羹注云詩頌殷中宗又左傳如和羹焉水火醯醢鹽以烹魚肉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

匡說攸聞

傳曰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于古訓乃有所得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說所聞言無是道

辨曰逸周書芮良夫解云古人求多聞以監戒史記秦始皇本紀博士淳于越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傳曰學以順志務是敏疾其德之修乃來信懷此學志則道積于其身敦敏也敦然後知所因是學之半終始常念學則其德之修無能自覺愆過也視先王成法其長無過其惟學乎

辨曰學記引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又曰教學相長兌命曰學學半其斯之謂乎又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斯之謂乎又文王世子亦引兌命念終始典于學汲郡古文云武丁六季命卿士傳說視學養老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傳曰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王志廣招俊乂使列庶官

辨曰此節皆有本見下文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傳曰風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手足具乃成人有良
臣乃成聖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
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日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尙
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傳曰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臣保衡伊尹也疏曰君奭傳云
伊尹爲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
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也太甲時曰保衡鄭不見古文太甲
云不惠于阿衡故爲此解

辨曰文侯之命云亦惟先正禮記緇衣云昔我有先正詩大

雅雲漢云羣公先正孟子云伊尹曰吾處畎畝之中樂堯舜

之道豈若使君爲堯舜之君哉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
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又云若撻之于市朝君

奭云在成湯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

衡洛誥云公明保予冲子詩商頌長發云實惟阿衡梅鷟云後漢書

傳毅作迪志詩云於赫我祖顯于殷國二迹阿衡克光其則
注云阿衡伊尹也言傳說功比伊尹詩又云爰作股肱書則
云股肱惟人詩又云俊乂式序書則云有紹俊乂因詩用周
頌式序在位之文故又云列于庶位詩又云啟我童昧書則
云啟乃心詩又云清我濯漑書則云沃朕心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傳曰君須賢治賢須君食能繼汝君于先王長安民則汝亦

有保衡之功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傳曰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

辨曰左傳僖二十八季重耳曰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

周書

泰誓上

惟十有三季春大會于孟津

釋文曰三或作一後人妄看序文輒改之

傳曰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此周之孟春疏曰中篇言羣后畢會牧誓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知三分有二諸侯及諸戎狄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周之孟春建子之月也知者

三統麻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

辨曰文王改元受命七季而崩武王十一季觀兵十三季勝殷殺紂當日情事實是如此晚晉偽古文惟以七季作九季為異其十一季觀兵十三季滅殷與鄭同但太誓上篇敘十一季觀兵中下篇始敘十三季滅紂今偽書畧去觀兵發首即云十有三季則非也又古史例不書時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多方惟五月丁亥書三月五月皆不冠以時洪範惟十有三祀金縢既克商二季書十三祀二季皆不繼以時唐孔氏謂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為文于法日月時季皆具其不具者史闕耳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如牧誓等篇皆有日

無月史意不為編次故不具也夏以逸書考之伊訓惟太甲

元季十有二月乙丑朔畢命惟十有二季六月庚午肅書季

書月書日并書朔朏絕不繫以時大抵史各有例書不可為

春秋猶春秋不可為書今日惟十有三季春豈史例耶魏世家裴

駟引紀季曰梁惠成王九季四月甲寅徙都大梁四月上不

見夏字乃知古人各有例紀季體雖似春秋終有不盡同

處馬遷踵秦記成秦本紀頗書時然多畧不似漢書于秦二

世元季書春秋七月漢元季書冬十月盡從而整覈其體疑後

代史冊遵春秋例者自班氏始

又辨曰左傳隱十一季王與鄭田有盟杜預曰今孟津今本

禹貢疏引杜預云孟津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昭四季椒舉

與今本詳畧迥殊恐彼是杜土地名中語耳

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杜不注孟津所在孔穎達書序疏云孟

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同盟是也盟古通孟其地本在河北

其漸譌而南也自東漢始考夏始二季使朱鮪等屯洛陽光

武亦合馮異守孟津以拒之是時孟津猶在河北安帝永初

五季羌人寇河東至河內百姓驚奔南渡河使朱寵將五營

士屯孟津靈帝中平六季何進謀誅宦官使丁原燒孟津火

照城中城中者洛陽城中也則已移其名于河南猶蒲津關

在蒲州臨晉關在朝邑而史記正義于漢王出臨晉關下云

卽蒲津關在臨晉縣唐臨晉屬蒲州是移河鹵之關名于河

東黎陽津在濬縣白馬津在滑縣而通典于黎陽下有白馬

津延津在延津縣北而唐志新鄉縣有延津關棘津在胙城

縣北而寰宇記云在汲縣南七里則又皆移河南之津名于

河北大抵歷代侵久土俗傳訛類多如此鹵漢河南無孟津

杜預云河陽縣南孟津確不可易乃偽孔傳于禹貢東至于孟津云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此傳出魏晉間已誤認洛陽城北之渡處爲孟津僞書與傳同出一手妄造故于泰誓上篇曰惟十有三季春大會于孟津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則嗟我友邦冢君之誓誓于河之南鳴呼鹵土有衆之誓誓于河之北截然異地武成篇亦曰旣戊午師逾孟津逾者越也言已越孟津而過之非誤認孟津在河南乎不知書序明云師渡孟津作泰誓周本紀云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蓋言師盡渡河至于盟津大會諸侯則是三篇之作俱作于河北之孟津于河之南洛之北無涉齊太公世家敘遂至盟津在師尙父與爾舟楫之下益

驗地在河北通典河南府河陽縣注云古孟津後亦曰富平津在其南蓋水北曰陽故河陽卽孟津若其南岸則自名富平津不得有孟名所以杜元凱傳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蓋以舟相比若橋然自南岸以達北南北之不可相溷如此禹貢疏又云洛陽城北古今常以爲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爲武濟然則津之在河北史記正義所謂在河陽縣南門外者方爲孟津以其爲孟之地也津之在河南尙書正義所謂在洛陽城北者當名武濟以其曾爲武王所濟也庶爲兩確穎達作疏明知孟津在河北明知泰誓三篇皆已渡河作特以疏家之體惟申明經傳而止故依阿其間于禹貢傳之誤認爲洛北泰誓之誤以孟津河朔

爲兩地皆不敢駁正誠知此書乃魏晉人作在地名訛易之後故致此謬則無疑矣

後金遂改河南之河清縣曰孟津而人幾不知孟津之本在河北矣

王曰嗟我友邦豕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傳曰豕大御治也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下及我治事眾士皆明聽誓

辨曰牧誓云嗟我友邦豕君大誥云越爾御事又云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又云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洛誥云越御事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傳曰靈神也天地所生惟人爲貴人誠聰明則爲大君爲眾

民父母

辨曰莊子達生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後漢書劉陶曰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詩曰亶不聰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剗剔孕婦

釋文曰榭本又作謝。辨曰襄三十一季左傳臺榭釋文與此同說文無榭字書傳通作謝荀子云臺謝甚高孕汗簡云古文尙書作麗離氏掌殺卿秋繩而芟之注云含實曰繩釋文云繩音孕字當作麗傳寫誤也管子五行篇麗婦不銷并注云麗古孕字榭孕皆衛包改

傳曰沈湎嗜酒冒亂女色敢行酷暴虐殺無辜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上高曰臺有木

皇清經解 卷四十四
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爲奢
麗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刳剔視之言暴虐疏曰殷本
紀云紂收奇物充牣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大聚樂戲于沙丘
使男女倮相逐其閒欲重刑乃爲鬻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
輒爛其手更爲銅柱以膏塗之加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
足滑跌墜入中名曰炮烙之刑皇甫謐帝王世紀亦云然謐
又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

辨曰荀子性惡篇云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三族
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先祖當賢子孫必
顯行雖如桀紂刳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因有桀紂句故采
取入秦誓又淮南子云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

于宮室臺榭陂池苑囿墨子明鬼下篇云昔者殷王紂刳剔
孕婦此事又見越絕書及淮南子本經訓又見道應訓又見
要畧篇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動未集

傳曰功業未成而崩

辨曰洪範云帝乃震怒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

傳曰功業未就之故故我與諸侯觀紂政之善惡謂十一季
自孟津還時

辨曰史記楚世家楚武王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有敝甲
欲以觀中國之政左氏宣三季傳楚莊王伐陸渾之戎遂觀

兵于周疆觀政卽觀兵也但太誓上篇言觀兵中下篇言滅紂今偽書三篇皆十三季滅紂時事十一季觀兵只此在武王口中一露殊非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傳曰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之甚犧牲粢盛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羣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

辨曰閻若璩曰有一書被引數處雖小有同異辭則甚古者墨子引泰誓紂夷居一段是也天志中篇云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民有命無廖俾務天下天

亦縱棄紂而不葆非命上篇云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扁天亦縱之棄而弗葆非命中篇云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慘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今晚出古文于棄厥先神祇不祀下增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二句以合箕子之言刪去天亦縱棄紂而不葆一句以便下接孟子書豈墨子所見乃別一泰誓乎可謂舛矣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傳曰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以政之立師以教之當能助天寵安天下越遠也言己志欲爲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

辨曰此節俱出孟子趙岐曰尚書逸篇但天降下民三句後師曠述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後又荀卿釋之辭愈顯而意益加警曰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皆一脈相傳足徵孟子所引之確今泰誓改降爲佑意覺索然不省作僞者是何心寵之四方改寵綏四方特因盤庚上篇有底綏四方句故本之耳又孟子所引自天降下民起直到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恥之皆書詞皆史臣所作故孟子從而釋之曰此武王之勇也亦猶上文引詩畢然後從而釋之曰此文王之勇也正一例也僞作者欲竄入武王口不得不去其末二句又去惟我在句改天下曷敢有越厥志爲予曷敢有越厥志試思此段在泰誓者曾有一毫似武王之勇而孟子乃引之乎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傳曰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揆度優劣勝負可見受人執異心不和諸子三千一心言同欲

辨曰此節采之左傳及管子而誤特甚昭二十四年傳劉子謂襄宏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管子法禁篇引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下四句雖文意相似而實兩處之語非一語而引者互異其詞也故晚出書采左氏所引入之中篇管子所引入之

上篇方無遺漏是矣但同德度義明係甚宏語不然有不冠以太誓乎卽別出一篇亦應先作泰誓曰同德度義次作又曰紂有億兆云云方合左氏引書之例乃僞作者貪其語之古雅遂并取之又嫌其句孤采左傳不度德不量力句製同力度德句配之而以甚宏語亦爲武王語大謬一也左傳杜預注度謀也言惟同心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于我何害其義本與億兆夷人四句聯屬今將此四句別置于中篇此下接之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彼有德字兼心字此僅有心字無德字全不照應又增同力度德一句以配合同德度義左氏度字本謀度之度今作揆度之度同力度德猶可解同德度義便不可解矣而孔傳乃彊爲

之解曰德鈞則秉義者強夫德既鈞矣又何謂之秉義乎豈義在德之外更居德之上乎豈紂與武之德鈞而武獨爲秉義者乎卽如其解又何以興起下引太誓離德同德之義乎大謬二也劉炫左傳注案孔安國云德鈞則秉義者彊使德勝不此言取彼爲說必其與彼德同乃度義之勝負但故致此謬孔穎達曰彼尙書之文論兩敵對戰揆度有義者彊此論甘氏又往既不能同德何能度義屬意有異與書義不同劉以爲杜違尙書之文而規其過非也劉炫反據僞傳以詆杜之非穎達又駁劉注以證杜之是劉管子所引乃史孔諸君皆不幸生僞古文之後爲此曉曉耳臣之詞非武王之語淮南子十五卷兵畧訓亦云紂之卒百同心得于人力萬人與心無一人而晚出書忽變作武王自用此則此言的是史臣之詞語牴牾至此大謬三也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傳曰紂之為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為逆天與紂同罪

辨曰左傳宣六年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因其下文引周書曰殪戎殷故言商罪貫盈又韓非子云是其貫將滿也又湯誓云有夏多罪天命誅之子畏上帝不敢不正此節全祖其意又墨子尚同下篇云太誓之言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

傳曰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事類告天祭社用汝眾致天罰于紂

辨曰禮記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受命于祖詩大雅緜云迺立冢土毛傳冢土大社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傳曰矜憐也天除惡樹善與民同

辨曰左傳襄三十一季魯穆叔引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昭元年鄭子羽謂子皮鄭語史伯對桓公亦俱引此二句又見應劭風俗通義過譽篇

爾尙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傳曰穢惡除則四海長清今我伐紂正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

辨曰湯誓云爾尙輔予一人左傳吳公子光云此時也弗可

失也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

傳曰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于河之北徇循也武王在鹵故稱鹵土疏曰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師以戊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上篇是渡河而誓未及止舍而先誓之此次于河朔者既誓而止于河之北也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傳曰吉人竭日以爲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

辨曰易傳曰吉人之辭寡左傳文十八季史克曰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行父雖未獲吉人去一凶矣又子產謂子皙曰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詩小雅天保曰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傳曰貽背之考稱犁老罪人謂逋逃小人籲呼也民皆呼天告冤

辨曰尸子曰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謀墨子尙鬼曰昔者殷王紂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吳語申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孩提焉此謀又僖九年卻芮曰亡人無黨有黨必有仇此朋家作仇句則因微子方興

相爲敵仇言之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傳曰君天下者當奉天以愛民桀不能順天流毒虐于下國萬民天助湯命使下還桀命

辨曰黜夏命本之書序成王既黜殷命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

傳曰浮過剝傷害也賊殺也

辨曰閭若璩曰古人文字多用韻不獨周易老子爲然其與人面語亦閒以韻成文堯曰咨爾舜一段躬中窮終韻協太

誓曰我武惟揚一段揚疆張光韻協墨子非命下篇引太誓之言于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亦有韻之文今將天有顯德二句及上帝不順二句別移之下篇又因上帝不常二句別見墨子非樂篇已取入伊訓遂刪去之夫此二句在非命篇者既謂之太誓則在非樂篇者雖不言太誓其爲太誓可知在墨子固無妨兩見也乃以太誓入伊訓而于此反刪去古書一遭掃捨遂使用韻之文盡失其本來面目矣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傳曰夢與卜俱合于美善以兵誅紂必克之占疏曰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人皆懼惟太公強之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後人所作史記又采六韜妄矜太公非實事也辨曰周語單襄公曰吾聞之太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韋昭曰太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左傳昭七年衛史朝曰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傳曰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我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疏曰昭二十四年左傳引此文服虔杜預以夷人爲夷狄之人如彼言則其族若林無華夏人矣故傳訓夷爲

平十人鄭元等以爲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也

辨曰此昭二十四年萇宏所引已見前又成二年君子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所引亦卽此文但隳括其文耳離德之義又見襄二十九年子太叔曰棄同卽異是謂離德是也予攷此節四句原屬武王口中之言與管子所引云云爲史臣之言者不同僞作者采取亦是說亦見前但管所引入上篇左所引入中篇則未見必然耳又此亂臣句又見論語及襄二十八年叔孫穆子引而論語釋文云予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然則古本論語本無臣字馬鄭以十人爲文母等劉原父遂謂子無臣母之義改爲邑姜其

實唐石經論語尙無臣字紛紛改竄皆爲僞書所誤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傳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疏曰明多
惡不如少善

辨曰古人于經各爲詮釋者雖小有同異不至懸絕今此二
句見于論語堯曰篇不言太誓曰孔安國于彼注云親而不
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是言
周之才不如商今于此傳又復如此云云則是言商之才不
如周其懸絕如此此豈一人之手筆乎若今太誓而果真也
孔注論語至此獨不憶及太誓有此文而其上下語勢皆盛
稱周之才而無貶詞乎況如孔之論語注則此節書乃旣誅

管蔡之後所作而何以今書乃在太誓中篇耶又墨子兼愛
中篇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
事大事旣獲仁人尙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如
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墨子稱爲傳則知非太誓玩其說
與安國自是不同傳聞異詞固無足怪特安國一人之手而
互相懸絕則不可信耳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傳曰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

辨曰見孟子引太誓趙岐曰尙書篇名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傳曰已能無惡于民民之有過在我敎不至

辨曰二句見論語堯曰篇與雖有周親二句文連又見墨子俱詳上文又見說苑及韓詩外傳

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傳曰桀流毒天下湯黜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取之伐惡之道張設比于湯又有光明

辨曰湯誓寥寥短篇被偽作者攘取許多夫湯武征誅情事正同撰泰誓而取湯誓宜也獨今朕必往句此自是湯初興師告諭毫衆之言今入武王口中其時八百諸侯渡河而北直抵紂都城下何必爲此言豈非說夢我武以下則本孟子引太誓而微改易之

易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辨曰易勉也夫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伐之則克矣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辨曰易哉夫子句見牧誓餘見孟子閻若璩曰孟子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此武王之辭若崩厥角稽首則敘事之辭今竄入泰誓云云皆以爲武王口氣不盡失孟子之文義乎且詳玩其所引王口自是至商郊慰安商百姓之辭其與河朔誓師固絕不相蒙者也史記周本紀載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卽其事也偽作古文者既不辨古人文字有議論夾敘事之體又不辨武王時事有誓師弔民之不同而一槩混置譌謬甚矣

若璩又曰書有古今文此自鹵漢始

然孟子時無有也則同一百篇而已何孟子引今文書由今校之辭義脗合及引古文書辭義違反句讀迥別試為道破有令人失笑者孟子引今文者六時曰害喪二句若保赤子一句舜流共工于幽州五句二十有八載五句殺越人于貨三句享多儀四句惟竄三苗竄作殺竄本當從竄音近殺故通罔不識上有凡民二字說文所引正同可知非孟子自增之也至天降下民一段玩其文義似應至武王昭之止今截至易敢有越厥志止趙岐讀其助上帝寵之為句四方屬下代天下是書原指民言今竟指君言矣有攸不為臣一段截去首句東征上增肆予二字綴厥土女下復出惟其士女紹我周王見休一句變作昭我周王天休震動二句其不同如此然猶可言也若義理之抵牾敘議之錯雜未有如王曰無畏一節者豈孟子逆知百餘年後書分今古文而于古文特多改竄抑孟子引書原未改竄歟今以真書校之祇見其合而作偽書者必多方改竄以就己之文勢而遂不顧後有以孟子校之者耶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傳曰汝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民

辨曰立定厥功二句本真泰誓文見漢郊祀刑法二志今采取而刪改之

皇清經解卷四百二十四中終

南海鄒伯奇香山麥乃求新校

王光祿尙書後案

庚申補刊

此圖係以
一七六八
年大
學
人
員
所
編
之
圖
也
其
中
有
一
百
七
十
六
個
人
員
之
名
字
及
其
所
任
之
職
務
也



